

(明) 陶宗儀 等 編
● 上海古籍出版社

說郛三種

二

說郭卷第四十一

宣室志十

唐張

讀

隴西李賀字長吉唐鄭王之孫雅而能文尤善樂府詞意新麗名聞天下以晉肅子故不得舉進士卒于太常官年二十四歲其先夫人鄭氏念其子深及賀卒夫人不自解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白夫人曰某幸得爲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某從小奉指命能通詩書爲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飾也且欲大門族上報夫人恩豈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養豈不苦哉然某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訊其事賀曰上帝神仙之君近者遷都于月圓構新宮命曰白瑤以某棄于詞故召某與數文士輩共撰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樂章某今爲神仙宮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爲念既告去夫人寤其異其夢自是哀少懈

說郭卷四十一

一

國初有神像用金而鑄傳云周隋間有術士鎔範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宮中局其殿宇甚嚴玄宗嘗幸其殿啓而觀焉時肅宗在東宮代宗尙稚俱侍上上問內臣高力士曰此神像何所異乎亦有說耶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幾何年耳其法當厲聲而叱之苟年其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然徒一搖而止上卽嚴聲叱之其像若有懼震搖移時仆于地上喜笑曰誠如而說我爲天子幾何時力士再拜賀上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孫叱之焉亦搖動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年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五十有九年乃盡契其占也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有禽自樞中出者曰殺大和中有鄭生者嘗客于隔川忽一日與郡官敗于野有鷹遂得一巨鳥色蒼高五尺餘生命解而視之忽亡所見生驚甚即訪里中民以事訊之民有對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數月卜人言今月懸當去其家何而視

之有巨鳥毛蒼自樞中而出君之所獲果是乎生異而歸

李林甫宅卽李衡公宅有弘師者以道術聞于睿宗時常與人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人居開元初林甫官爲奉御遂徙而居焉有人告弘師曰異乎哉吾言果如是十九年居相位稱豪貴于天下者此一人也雖然吾懼其易制中門則禍且及矣後林甫果相玄宗時恃權貴爲人缺望者久矣及將終年有人獻良馬屬其高而其門稍卑不可乘以過遂易而製既毀其簷忽有蛇千萬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卽罷而不敢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校其始相追籍沒果十九年矣

嵩山寇天師嘗刻石爲記表于山中上元初有洛川郛城縣民因採藥于山得其記以獻縣縣令樊文狀言于州州以上聞高宗詔藏于內府其銘記文甚多奧不可解略曰木子當天下又曰止戈龍又曰李代代不移宗又曰中鼎顯真容又曰基千萬歲所謂木

說郭卷四十一

二

子當天下者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龍者言天后臨朝也止戈爲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謂中宗中興再新天下也中鼎顯真容者顯實中宗之廟諱真爲睿宗之微諡得不信乎基千萬歲基玄宗也千萬歲者蓋言曆數久長也後中宗御歷焚文男欽貴又以石記本上獻上命編于國史內也

衛先生大經解衆人以文學聞不狎俗常閉門絕人事生而敏悟罔不知天文曆象窮冥索玄後以壽終墓于解梁之野開元中天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鹽田刻室置墳丘墓甚多解衆人皆病之既至衛先生墳前發其地得一石刻字爲銘蓋衛先生之詞也詞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狀言于師度師度異其事嘆咏久之願謂僚吏曰衛先生奇士也卽命工人遷其河遠先生之墓數十步焉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且千數郡以狀聞玄宗詔侍御史郎

載往巡載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墓水漬而穴出公念之命遷其骸于高原之上既發墓得一石鑿而成文蓋誌其墓也誌後有銘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詞詞曰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為泉賴汴郎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異之因校其年果千歲矣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帥吳少誠死子元濟拒天子命詔鄴淮西者以兵四面攻之凡數年不克十三年詔丞相晉國裴公度將而擊焉公既至因命封人深城壕且發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蟲文字爲銘封人持以獻公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淥淥難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公得之以示從事者且將辨其義焉咸不得究公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吳元濟逆天子命縱狂兵爲反謀賴天子威聖與丞相德合今逆豎子且死矣敢賀丞相功公驚訊之卒曰前日封人得石銘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淥淥者言吳少誠由行間一卒遂擁千萬兵爲一方帥

說郭卷四十一

三

蘇軾

駢驚錄一

宋范成大

石湖居士以乾道壬辰十二月七日發吳郡帥廣西泊姑蘇館十七日至湖州十九日遊北山石林乘輦舟十餘里登鑑輿小憩牛氏歲寒堂自此入山松桂深幽絕無塵事過大嶺乃至石林則棟宇已傾頽西廊盡折去今畦菜矣正堂無恙亦有舊床榻在擬塵鼠壤中堂正面下山高峯層巒空翠照衣袂略似上天竺白雲堂所見而加雄尊自堂西過一小亭佳石錯立道周至西岩石益奇且多有小堂曰承詔葉公自玉堂歸守先隴經始之初始有此

說郭卷四十一

四

蘇軾

堂後以天官召還受命于此因以爲志焉其旁登高有羅漢岩石狀怪詭皆嵌空裝綴巧過鐫刻自西岩回步至東岩石之高壯礪礪又過西岩小亭亦頽矣葉公好石盡力削山骨森然發露若林而開徑于石間亦有自他所移徙置遺傍以補缺空者方公著書釋經于堂上四方學士聞風仰之如縻環景星語石林所在又如仙都道山欲至不可得蓋棺未幾而其家已不能去而棄之濯莽叢薄間游子相與徘徊歎息久之不能去或謂此地離人太遠岑蔚荒虛非大官部曲衆多者難久處又云公沒後山鬼搶攘莫夜與人錯行婦子不能安室故諸郎去之云出石林飯旌善寺葉氏墳祠也嘗川有兩玲瓏山石林爲大玲瓏又有小玲瓏在長興縣界路口聞其尤勝石林遂過之小玲瓏今屬沈氏沈氏之父死二子幼方檢校于官此山石色微黃而更奇古一丘悉中空洞穴十數皆相通貫故名玲瓏泉聲瀉壑磴中窈如深谷堂前小池石如牛馬危隤其中池後山屏上洗出之石巖積嵌岩巧怪萬狀缺罅清泉淙淙藂桂覆其上亭館既無人居亦漸荒廢嘗川特無好事者能捐厚貲買之沈氏雖不得仙亦足以豪矣玲瓏山杜牧之所遊即石林是小玲瓏晚出而加勝由沈家步登舟回至城下一鼓後矣二十一日宿德清縣泊舟左顧亭孔愉放龜處亭前兩大枯木可千年德清古之餘杭地今孔侯墓在焉廟居墓前與其夫人像皆盤膝坐蓋是凡席未廢作二十三日宿餘杭縣茗溪館二十八日宿富陽縣三十日發富陽雪滿千山江色沉碧夜小弄風急寒其披使虜時所作綿袍戴冠帽坐船頭縱觀不勝清絕刻溪夜泛景物未必過此晚宿嚴州桐廬縣癸巳歲正月一日已午間至釣臺率家人登臺講元正禮謁三先生祠登絕頂掃雪坐平石上諸山縹緲凍雲不開境過清矣咸獲亦食殊景皆忍寒犯滑來登始予自紹興己卯歲以新安戶曹沿檄來始識釣臺題詩壁

間後十年以括蒼假守被召復至自和二篇及今四年蓋三過焉
復自和三篇薄宦如此豈惟愧羊裘公見高師灘子慚頗亦厚二
日至嚴州泊定州館七日至蘭溪泊澄江館九日至婺州泊金華
驛十二日宿龍游縣龍丘驛十三日至衢州十八日過常山縣十
九日宿信州玉山縣玉山驛二十五日過弋陽縣二十六日過貴
溪縣二十七日過饒州安仁縣二十八日至餘干縣閏月一日宿
鄔子口鄔子者鄔陽湖尾也名爲盜區非便風張帆及有船伴不
可過四日至隆興府泊南浦亭五日登滕王閣其故址甚修今但
于城上作大堂耳十一日過豐城縣十二日宿臨江軍十六日宿
新喻縣十七日宿袁州分宜縣十八日至袁州閣仰山之勝久矣
去城雖遠特往遊之二十五里先至孚惠廟祠兄弟二王不血食
其神龍也舊傳二龍昔居仰山中以地施仰山祖師遷居于此
廟有楊氏稱吳時守加封司徒竹冊尙存文稱保大元年予向居

說郭卷四十一

五

說郭卷四十一

鄉得吳江村寺石幢所記亦以保大紀年蓋錢氏有浙時或曾用
楊氏正朔此二證爲其確也出廟三十里至仰山緣山腹喬松之
磴甚危嶺阪之上皆禾田層層而上至頂名梯田晚出山復之袁
二十六日泊萍鄉萍實驛人以此地爲楚王得萍實之地然去大
江遠非是三十日宿潭州醴陵縣二月三日泛湘江七日宿衡山
縣十二日至衡州州北行岡隴將盡忽山右一峯特起如大磯浸
江中蒸水自邵陽來繞其左瀟湘自桂州零陵來繞其右而皆會
于合江亭之前并爲一水以東去石鼓雄踞要會大略如春秋霸
主號令諸侯勳王蒸湘如兄弟同奔來會稟命載書乃同軌以朝
宗蓋其形勝如此十五日捨舟遵陸登回雁峯十八日宿永州祁
陽縣十九日遊清溪溪近山石洞也噴薄有聲流出江中臨江
石崖數壁絕高尋丈中輿頌在最大一壁碑之上餘石無幾所謂
石崖天齊者說者謂或是天然齊整之義二十二日渡湘水即至

愚溪二十六日至桂界有大華表跨官道榜曰廣南西路家人舉
頭驚咤以爲何爲至于此也二十八日至靈州縣又六十里至八
桂堂桂林北城外之別圃也未至桂林二三里泊八桂堂十日三
月十日入城交府事郡治前後萬峯環列與天無際按桂林自唐
以來以山川奇秀稱韓文公雖不到在潮乃熟聞之故詩有參天
帶水翠羽黃甘之語末句乃曰遠勝登仙去飛鸞不暇驂蓋歎羨
之如此故予行記以驂鸞名之若其風土之詳則有桂海虞衡志
焉

吳船錄二

范大成

石湖居士以淳熙丁酉五月二十九日戊辰離成都泊舟合江亭
下合江者乃岷江別派自永康離堆入成都及彭蜀諸郡水皆合
于此以下新津綠野平林烟水清遠極似江南風景亭之上曰芳
華樓前後植梅甚多蜀人入吳者皆從此登舟其西則萬里橋諸

說郭卷四十一

六

說郭卷四十一

葛孔明浚費祿使吳曰萬里之行始于此後因以名橋杜子美詩
曰門泊東吳萬里船正爲吳人設予在郡時每出東都過此橋輒
爲之慨然六月己巳朔發家屬舟下眉州彭山縣泊單騎轉城過
東北兩門又轉而西自侍郎堤西行走岷山道中五十里至郫觀
者寒途嚴嚴盛飾密幕相望蓋自來無制帥行此路者庚午至永
康軍崇德廟在軍城西門外秦太守李陽冰父子廟食處也辛未
登城西樓其下岷江對江即岷山山之最近者曰青城其尤大者
曰大面山山面之後皆西戎山矣西門名玉壘關將至青城當再
渡繩橋每橋長百二十丈分爲五架橋之廣十二繩排連之上布
竹笆橫立大木數十於江沙中繫石固其根每數十木作一架掛
橋於半空大風過之掀舉搖搖然大略如漁人晒網染家晾絲帛
之狀又須捨輿疾步從容則震掉不可立同行者失色郡人云稍
迂數里有白石渡可以船渡然極湍險也晚至青城山門曰寶仙

九室洞天夜宿丈人觀觀在丈人峯下噴時如屏觀之臺殿上至岩腹丈人自唐以來號五岳丈人儲福定命真君傳記略云姓雷名封與黃帝同時帝從之問龍騰飛行之道本朝賜名會慶建福宮癸酉自丈人觀西登山五里至上游宮在最高峯之絕頂以板開插石作堂殿下視丈人峯直墻塔耳岷山數百峯悉在圍檻之下如翠浪起伏勢皆束傾一軒對大面山一上六十里有夷坦道曰芙蓉坪道人于彼種芍非留旬日不可登且涉入夷界雖羽衣輩亦罕到雪山三峯爛銀琢玉闢出大面後雪山在西域去此不知幾千里而了然可見之則其峻極可知上清之游真天下偉觀哉夜有燈出四山以千百數謂之聖燈聖燈所至多有說者不能堅決或云古人所藏丹藥之光或謂神木之靈者亦有光或又以謂神龍山鬼所作其深信者則以謂仙聖之所設化也甲戌下山五里復至丈人觀二十里早頓長生觀范長生得道處也乙亥十

說郭卷四十一

七

蘇 樓

五里發青城縣丙子二十里早頓周家莊十里至蜀州郡圃內西湖極廣菱荷花正盛呼湖船泛之繫纜修竹古木間景物甚野爲西州之勝處蜀中少菱矣至此始見之丁丑三十里早頓江源縣四十里宿新津成都及此郡之客畢會邑中借居飯舍皆滿市人以爲盛成都萬里橋下之江與岷合派于此戊寅爲送客住一日飯罷發遣令各歸留者尙十五六已卯以小舟至彭山與孖累紅會即解維午後至眉州城外江即玻璃江也多時水色如此夏潦忽漲皆黃流耳辛巳招送客燕于眉山館與鼓別壬午發眉州六十里午後至中岩號西川林泉最佳處相傳爲第五羅漢諸矩那道場又爲老慈姥龍所居凡五里至慈姥岩岩前即寺也甲申早出山至嘉州日未哺自眉至嘉百二十里中岩其半途也乙酉泊嘉州壬寅食後發嘉州僅行二十里至王波渡宿蜀中稱尊老者爲波祖及外祖皆曰波又有所謂天波日波月波雷波者皆尊之

之稱此王波蓋王老或王翁也宋景文嘗辨之謂當作幡字魯直貶州駕自號涪幡或從其俗云癸卯發王波渡四十里至羅漢鎮百里至犍爲縣過縣三十里至下壩宿甲辰發下壩百里至敘州宣化縣一百二十里至敘州總亭午敘古戎州也山谷謫居在小寺中號大死庵後人遂作祠堂乙巳發敘州十五里南廣江來合大江通百二十里至南溪縣四十五里至瀘州江安縣百二十里至瀘州方申時近城有渡瀘亭不知諸葛孔明從何處渡或敘正對馬湖江馬湖入諸夷路當自彼渡也戊申發瀘州百二十里至合江縣己酉發合江二百四十里至恭州江津縣二十里過魚洞宿泥培村庚戌發泥培村六十里至恭州自此入峽路大抵西川至東川風土已不同至峽益陋辛亥發恭州嘉陵江江自利聞果合等州來合大江百四十里至涪州樂溫縣蒲氏壘舊出此縣大詔死久矣其族猶賣墨不復能大佳亦以價賤故也七十里至

說郭卷四十一

八

蘇 樓

涪州排亭之前波濤大洶湧如屋不可稍船已而過此州入黔江泊此江自黔江來合大江怒濤水色黃濁黔江乃清冷如玻璃下悉是石底自成都登舟至此始見清江浩蕩浩蕩雖不與蕃部雜居舊亦夷俗號爲四種人四種人者謂華入巴人及廬君與盤瓠之種也壬子發涪州百二十里至忠州豐都縣數十里至竹平宿癸丑發竹平七十里至忠州八十里至萬州宿甲寅發萬州六十里至開江口水自開建來合大江四十里至下岩四十里至雲安軍十餘里風作水湧泊舟宿乙卯行百四十里至夔州予前年入蜀以重午過夔魚復方漲八陣在水中今來水更過六十四蕩不復得見頗有遺恨峽江水性大惡飲輒生瘧婦女尤多前過此時婢子輩汲江而飲數日後發熱一再宿頭頸腫起十餘人悉然至西川月餘方漸消散丙辰泊夔州早遣視壘塘水勢僅能沒灘頭之頂盤渦散出其上謂之灘頭撒髮人云如馬尙不可下況撒髮

耶是夜水忽驟漲湍及排亭及明走視漲湍則已在五丈以下或可以僥倖入峽而變人猶難之丁巳水漲未已遂決解無十五里至聖塘水平如磨獨滿頂之頂猶滿文澗潏舟拂其上已過搖櫓者皆汗手死心而無人色蓋天下至險之地行路極危之時旁觀者皆神驚予已在舟中一切付之自然不暇問操胡牀坐招頭處任其蕩兀每一舟入峽數里後舟方敢發水勢愈急恐猝相遇不可解拆也帥司遣卒執一旗次第立山之上一舟平安則簾旂以招後船舊圖云灩澦大如襍置塘不可觸灩澦大如馬置塘不敢下此俗傳灩澦大如象置塘不可上蓋非是也後人立石辨之其詳峽中兩岸高岩峻壁斧鑿之痕皴皴然而黑石灘最號險惡兩山束江驟起水勢不能平予來此水勢適平俗所謂茶槽者又水大漲淹沒舢舨謂之青舢舨則諸灘之上水寬少浪可以犯之予之來此水未能盡沒舢舨但名草根齊亦不可涉然犯難而行不可回首也十五里至大溪口水稍闊山亦差遠變峽之險紆矣七十里至巫山縣宿縣人云昨日水大灩澦恰在船底故可下變峽至巫峽則不然却須水退十丈乃可是夕水驟退數丈同行者皆有喜色戊午乘水退下巫峽灘瀾洄險洄洄洄洄其危又過夔峽三十五里至神女廟廟前灘尤洄惡十二峰俱在北岸前後映帶不能足其數十二峰皆有名不其切事不足錄所謂陽雲臺高唐觀人云在來鶴峰上亦未必是神女之事據宋玉賦本以詠襄王後世不察一切以兒女子藝之今廟中石刻引庸城記瑤姬西王母之女稱雲華夫人助禹驅神鬼斬石疏波有功見紀今封妙用真人廟額曰凝真觀廟有馴鴉容舟將來則還于數里外舡過亦送數里土人謂之神鴉二十里至東奔灘高浪大過巨編掀舞不當一葉或爲渦所使如磨之旋三老挽篙竿叫呼力爭以出過二十里過歸州巴東縣九十里至歸州末至州數里曰叱澨其

險又過東奔連接城下大灘曰人鮮食已未泊歸州八月戊辰朔發歸州五里至白狗灘二十里至新灘此灘惡名豪三峽八十里至黃牛峽上有洛川廟黃牛之神也亦云助禹疏川者廟背大峰峻壁之上有黃跡如牛一黑跡如人牽之云此其神也順流而下黃牛峽盡則扇形峽過此則峽中灘盡矣三十里得南岸平地曰平善壩出峽舟至是皆相慶如更生舟師篙工皆有犒賜已已發平善壩三十里至峽州登至善亭亭繁甚不稱坡翁之記百四十里至楊木寨八十里至江陵之枝江縣四十里至松滋縣二百一十里至荊南之沙頭乙亥移舟出大江宿江濱廟前丙子發江濱廟七十里至公安縣百二十五里至石首縣丁丑發石首百七十里至魯家洲自此至鄂渚有兩塗一路避大江過岳陽及臨湘嘉魚二縣岳陽通洞庭處波浪連天有風即不可行故客舟多避之一路自魯家洲入沌沌者江旁支流如海之渾其廣僅通運河不畏風浪兩岸皆蘆荻時時有人家但支港通諸小湖故爲盜區自魯家洲避大江入沌月明行三十里宿戊寅巳卯皆行沌中庚辰行過所謂百里荒者皆湖灘蘆荻不復人跡巨盜之所出沒行至曉不止辰出大江至鄂渚泊鸚鵡洲已丑解維小泊漢口午後風息通行百八十里至三江口宿三江口之名所在皆有凡水參會處皆稱之庚寅發三江口辰時過赤壁泊黃州臨皋亭下辛卯發黃州四十里過巴州河通行二百三十里至桐木溝宿壬辰發桐木溝八十里至馬頭宿癸巳發馬頭百二十五里至江州泊琵琶亭前戊戌發江州回望廬山漸東而高不復遙邈之狀過湖口望大孤如道士冠立碧波萬頃中亦奇觀也九十里至交石峽宿己亥發交石峽東望孤山如艾炷澎浪磯在其南風起浪作食頃通行八十里宿庚子風未止強移舟數里至馬當對岸小巷中泊辛丑風少緩移舟五六里至波斯夾中泊癸卯發波斯夾行幾二百

里至大風漢下口宿甲辰發大風漢百里午至池州池口丙午發池州十數里泊清溪口戊申發清溪宿長風沙已西發長風沙入夾行晚泊太平州辛亥發太平州壬子至建康府泊資心亭下丙辰發建康丁巳泊長蘆樓被宿寺中此爲善提摩一葦浮渡處戊午登舟已未至寧江府壬戌買小舟發寧江久去江浙奔走川廣乍入舴艋有魚釣舊想不知其身之自天末歸也甲子至常州丙寅發常州平江親戚故舊來相迎逐者陸續于道恍如隔世焉冬十月丁卯朔南中行不住戊辰未至清豐十里泊已入盤門

范成大

乾道六年閏五月戊子成大被命以資政殿大學士與崇信軍節度使康誥爲奉使大金國信使副六月甲子出國門八月戊午渡淮虜遣尙書兵部郎中田彥皋行侍御完顏德溫爲接待使副皆帶銀牌虜法出使者必帶牌有金銀木之別上有女真書准敕

說郭卷四十一

十一 蘇 樓

急遞字及阿骨打花押宣差者所至視三品朝官差者視五品庚申過虞姬墓在路左雙石門出叢草間往來觀者成蹊甲子至南京虜改爲歸德府過雷萬春墓環以小墻榜曰忠勇雷公之墓西門外南望有宋王臺及張巡許遠廟世稱雙廟陽陽人又謂之雙王廟丙寅過雍丘縣二十里過空桑世傳伊尹生于此一里過伊尹墓道左有磚墻石刻云湯相伊公之墓過陳留縣縣有留侯廟西門外十里孟莊有孟姜女廟丁卯過東御園即宜春苑也類垣荒草而已二里至東京虜改爲南京人新宋門即朝陽門也虜改曰弘仁門彌望悉荒墟入新宋門即麗景門虜改爲賓曜門過大相國寺頓首謁無復舊觀橫入東御廊門絕穿橋北馳道出西御廊門過交鈔處交鈔所者虜本無錢惟楊王亮嘗一鑄正隆錢絕不多餘悉用中國舊錢又不欲留錢于河南故倣中國精幣于汴京置局造官符謂之交鈔錢見錢行使而陰收銅錢悉運而

北過河卽用見錢不用鈔鈔文曰南京交鈔所准戶部符尙書省批降檢會昨奏南京置局卽造一貫至三貫例交鈔許諸人納錢給鈔河南路官私作見錢流轉若赴局支取卽時給付每貫輸工墨錢十五文七年納換別給錢以七十爲百偽造者斬捕告者賞錢三百千前後有戶部管當令史幹當官交鈔庫使副書押四圍畫雲鶴爲飾爲入都亭驛歇泊舊京自城破後瘡痍不復煬王亮徙居燕山始以爲南都獨崇飾宮闕比舊加壯麗民間荒殘自若新城內大抵皆墟至有犂爲田處舊城內粗有市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時見樓閣嵯峨皆舊宮觀寺宇無不頽毀民亦久習胡俗態度嗜好與之俱化最甚者衣裝之類其制盡爲胡矣自過淮已北皆然而京師尤甚惟婦女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絕少多縮髻貴人家卽用珠瓏璫冒之謂之方髻庚午出驛循東御廊百七十餘間有面西櫺星門大街直東出舊景靈東宮也過櫺星門側望端

說郭卷四十一

十一 蘇 樓

門舊宣德樓也虜改爲承天門五門如畫兩旁左右昇龍門東至西角樓轉東鑰匙頭街御廊對皇城俱東出廊可二百間許過左掖門至皇城東角樓廊亦如畫出樊樓街轉土市馬行街出舊封丘門卽安遠門也虜改爲玄武門門西金水河舊夾城曲江之處河中臥石礪碑皆良岳所遺過藥市橋街舊衍宅龍德宮擢芳園景二園樓觀俱存擢芳中喜春堂猶歸然所謂八滴水閣者使屬官吏望者皆阻涕不自禁胡今以爲上林所過清輝橋出新封丘門舊景陽門也虜改爲柔遠館壬申過伏道有扁鵲墓上有幡竿人傳云四傍土可以爲藥或于土中得小圓黑褐色以治病伏道又醫家最貴之十里卽湯陰縣癸卯過美河河上有美里城四垣嚴然居民林木滿其中過相州市有秦樓翠樓康樂樓月白風清樓皆旂亭也秦樓有胡婦衣金縷鵝紅大袖袍金縷紫勒帛裘廉吳語云是宗室女郡守家也遺繫往往垂涕嗟噴指使人云此

中華佛國人也老婦跪拜者尤多其錦堂尙存虜臂更修飾之過
漳河入曹操講武城周遭十數里城外有操冢七十二散在數里
間傳云操冢正在古寺中高翻葬在道傍碑云魏侍中黃鉞太尉
錄尚書事渤海高公墓翻字飛爵事跡不見于史甲戌過城鎮
故城延袤數十里城中有靈臺坡陲郡人春時傾城出祭趙王
歌舞其上傍有廉頗閣相如墓三十里至邯鄲縣城外居民以長
竿磔白犬自尻洞其首別一竿縛茅浸酒揭于上云女真人用以
祭天祿病甲子過沙河六十里至柏鄉縣縣人云沙河直東有堯
山縣古堯山也堯葬焉東有放勳廟乙酉過良鄉縣是日大風幾
拔木接伴使云此謂之信風使人遠來此風先報使人城丙戌至
燕山城外燕賓館燕至畢與館伴副並馬行柳堤綠城過新石橋
中以杈子隔絕道左邊過樓橋入豐宜門即外城門也過石玉橋
燕石色如玉橋上分三道皆以欄隔之雕刻極工中爲御路亦欄

說郭卷四十一

十三

燕

以杈子兩傍有小亭中有碑曰龍津橋入宣陽門金書額兩旁有
小四角亭即登門路也樓下分三門中門爲御路常關皆畫龍兩
旁門通行皆畫鳳入門北望其闕由西御廊下轉西至會同館戊
子早入見上馬出館後循西御廊至橫道至東御廊首轉北循簷
行幾二百間廊分三節每節一門路東出第一門通街第二門通
秘場第三門通太廟廟中有樓將至宮城廊即東轉又百許間其
西亦有三間出門但不知所通何處望之皆民居東西廊之中馳
道甚闊兩旁有溝溝上植柳兩廊屋脊皆覆以青琉璃瓦宮闕門
戶即純用之馳道之北即端門十一間曰應天之門舊皆名通天
亦開兩掖有樓如左右昇龍之制東西兩角樓每樓次第第三簷
與挾樓接極工巧端門之內有左右翔鳳門日華月華門前殿曰
大安殿使人入左掖門直北循大安殿東廊後壁行人數德門自
側門入又東北行直東有殿字門曰東宮牆內亭觀甚多直北面

南列三行門中曰集英門云是故壽康殿母后所居西曰會通門
自會通東小門北入承明門又北則昭慶門東則集賢門尙書省
在門外又西則有右嘉會門四門正相對入右嘉會門門有樓與
左嘉會門相對即大安殿後門之後至曠次有頃入宣明門即常
朝後殿門也門內庭中列衛士二百許人貼金雙鳳幃頭圍花紅
錦衫散手立入仁政門門蓋隔門也至仁政殿下大花毡可半庭
中國雙鳳兩旁各有朵殿朵殿之上兩高樓曰東西上閣門兩
傍悉有簾帳中有甲士東西御廊循簷各列甲士東立者紅甲
金繡桿鎗黃旗青龍西立者碧甲金繡桿鎗白旗畫黃龍直
至殿下皆然惟立于門下者皂袍持弓矢殿兩階雜立儀物幢節
之屬如道士醮壇威儀之類使人由殿下東行上東階却轉南由
露臺北行入殿房主帳頭紅袍玉帶坐七寶榻背有龍水大屏風
四壁帟帳皆紅繡龍拱斗皆有繡衣兩階間各有大出香金師燈

說郭卷四十一

十四

燕

地鋪禮佛毯可一殿兩傍玉帶金魚或金帶者十四五人相對列
立遙望前後殿屋巔起處甚多制度不經工巧無遺力所謂窮奢
極侈者煬王亮始營此都規模多出于孔彥舟役民夫八十萬兵
夫四十萬作治數年死者不可勝計地皆古坟悉掘而棄之虜
既蹂躪中原國之制度強華風往往不遺餘力而終不近似虜
主既端坐得國其徒益治文爲以眩飾之始則大修官制其曆曰
大明曆唐本無號自阿骨打始有天輔之稱虜宮多內寵其最貴
者有元德淑麗溫恭慧明等十妃臣下亦娶數妻多少視官品以
先後聘爲序民爲一妻壬辰入辭癸巳出館丁巳至泗州與送伴
卽彥彥完顏德溫絳別戊午渡淮矣

曲清舊聞

宋朱 弁

太祖龍潛時雖屢以善兵立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之後其
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鄴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

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紳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詔到而城已破契勘城破乃批奏狀之日天人相感之理不亦宜乎其後革輅至太原亦向于師曰朕今取河東誓不殺一人大哉仁乎自古應天命一四海之君未嘗有是言也

五代以前官制及士大夫碑碣並不見有場務監官在所場務多是藩鎮差牙校不立課程法式公肆誅剝全無誰何百姓不勝其弊故建隆以來置官監臨制度一新利歸公上官不擾而民無害至今便之

張堯佐除宣徽使以廷論未諧遂止久之上以溫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將御朝溫成送至殿門撫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記得既降旨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覆數百言音吐憤激

說郭卷四十一

十五

誦 芬 樓

唾灘帝面帝卒爲罷之溫成遣小黃門次第伺之知拯犯顏切直迎拜謝過帝以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我而汝只管要宣徽使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張康節爲御史中丞論宰執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爲地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爲知已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自孤寒也上驚而問其故康節曰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于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爲孤寒臣所去喻也當時有三真之語謂富韓公爲真宰相歐陽公爲真內翰而康節爲真御史也

太祖在周朝受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局俄而大搜索主僧給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陞梯且發鑰見蛛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

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昨矣

蜀公居許下千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茶蘼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于其下約曰有花飛墮酒中者爲酬一大白或語笑喧譁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座無遺者當時號爲飛英會傳之四遠無不以爲美談也

京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以示客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七不以箸南都夢心匙作槐芽冷淘糝裹色抹猪炊共城香梗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鮑既飽以廬山玉簫泉烹曾坑園品茶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賦亦足一笑也東坡在僑耳獨有二賦而已

東坡之沒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多惟李膺方叔文允傳如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此數句人無

說郭卷四十一

十六

誦 芬 樓

賢愚皆能誦之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逢大雪添密帳然燭燭二左右燭炭兩巨爐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某人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曾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曰實無有也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何如對曰只是擁爐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開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客自言其事後每燕集屢舉以爲笑

張次賢名能臣官至奉議郎文懿公諸孫朝奉大夫德鄰之子也好學喜綴文有邯鄲涪江二集嘗記天下酒名今著於此后世妃家高太皇香泉向太后天醇張溫成皇后醴醪朱太妃瓊酥劉明達皇后瑤池鄭皇后坤儀曹太后瀛玉宰相蔡太師慶會王太傅齊露何太宰親賢親王家鄭王瓊腴肅王蘭芷五王位椿齡嘉琬醕

漢安懿王重熙建安郡王玉璽咸里李和文駙馬獻卿金波王晉卿碧香張駙馬敦禧驍騎曹駙馬詩字公雅咸春郭駙馬獻卿香瓊大王駙馬瑤琮驍騎馬清醇內臣家童貫宣撫褒功又光忠榮開府嘉義楊開府美誠府寺開封府瑤泉府店豐樂樓眉壽又和旨樂樓仙醪和樂樓樓漿遇仙樓玉液玉樓玉醪鐵薛樓醴仁和樓樓漿高陽店流霞清風樓玉髓會仙樓玉醪八仙樓仙醪時樓碧光班樓樓漿潘樓樓漿液千春樓仙醪中山園子正店千日春銀王店延壽登王園子正店玉漿朱宅園子正店瑤光邵宅園子正店法清大桶張宅園子正店仙醪方宅園子正店瓊蘇宅園子正店羊羔聚宅園子正店美祿郭子齊園子正店瓊液楊皇后宅園子正店法清三京北京香桂法又法酒南京桂香又北庫西京玉液又醴醴香四輔潭州中和堂許州漢泉鄭州金泉河北真定州銀光河間府金波又玉醴保定

說郭卷四十一

十七

蘇樓

軍知訓堂又杏仁定州中山堂又九醴保州巡邊銀條又錯著水德州碧淋酒州石門又宜城博州宜城又蓮花衛州拍泉棣州延相堂恩州揀米又細酒洛州玉瑞堂夷白堂又玉友邢州沙醴金波磁州風麵法酒深州玉醴趙州瑤泉相州銀光懷州宜城又香桂又定州瓜麵又錯著水河東太原府玉液又靜制堂汾州甘露堂隴州瓊漿代州金波又瓊酥陝州鳳翔府藥泉河中府天祿又舜泉陝府蒙泉華州蓮花又永堂上尊州州靜照堂又玉泉慶州江漢堂又瑤泉同州清洛又清心堂淮南揚州百桃廬州金城又金斗城又杏仁江南東西宣州琳腴又雙溪江寧府夫容又百桃又清心堂處州谷籬洪州雙泉又金波杭州竹葉清又碧香又白酒蘇州木蘭堂又白雪泉明州金波越州蓬萊潤州蔚山堂湖州碧湖堂又晉溪秀州月波三川成都府忠臣堂又玉醴又錦江春又浣花堂梓州瓊波又竹葉清劍州東溪漢州麗泉合州金波又

長春渠州蒲甸果州香桂今又銀液閬州仙醇峽州重慶至喜泉夔州法醴又法醴荆湖南湖北荆南金蓮堂鼎州白玉泉辰州法酒歸州瑤光又香桂福建泉州竹葉廣南廣州十八仙韶州換骨玉泉京東青州揀米齊州舜泉近泉又清燕堂又真珠泉第一交州蓮花清曹州銀光又三酸又白羊又荷花鄆州風麵又佛泉又香桂灘州重醴登州朝霞萊州玉液徐州壽泉濟州宜城濮州宜城又細波單州宜城又杏仁京西汝州揀米滑州風麵又冰堂金州清虛堂鄆州漢泉又香桂隨州白雲樓唐州淮源又泌泉蔡州銀光香桂房州瓊蘇襄州金沙又宜城又檀溪又竹葉清鄆州香泉又寒泉又香菊又甘露潁州銀條清又風麵均州仙醪河外府州歲寒堂也

說郭卷四十一

十八

蘇樓

歐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自皇后貴妃以下諸閣皆有是時溫成薨未久詞臣闕而不進仁宗語近侍曰詞臣觀望溫成獨無有意甚不懌諸公聞之皇駭禹玉忠文倉卒作不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寫進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牋自錄其詩云忽聞海上有仙山烟鎖樓臺日月閑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既進上大嘉禹玉撫歐公背曰君文章真是含香丸子也政和初凡人名或字中有天字君字主字聖字王字皆令避而不用蓋從趙野所請也當時如寺觀僧道所稱主字亦行改正或曰此何祥也已而果然晁之道嘗言蔡侍郎華少年時出入嘗有二人見于馬或肩輿之前若先驅或前或却問之從者皆無所說畢其懼謂有冤鬼百方禮禮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爲事慶曆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卞乃遂俱滅元符末都城童謠有家中兩箇羅裙精之語語多不能悉記而其末章云撞着潭州海藏神至崇寧中賣餛飩

者又有一包榮之語其事皆驗而京于靖康初貶死于長沙登潭州海嶽亦應于此耶然之道語予此事時京身為三公子踐三少領樞密院又爲保和殿大學士者而其孫判殿中監班視二府每出傳呼其寵飛蓋相隨者五人若子若婿并諸係腰金者十有七人當此際氣焰灼灼可炙手也厥後流離嶺海羣星散不能相保而門生故吏皆諱言出其門然則準所見果爲蔡氏福耶否耶追思之道所論深有味惜乎早世不及親見也

中秋既月不知起何時古人賦詩則始于杜子美而我豈登樓望月冷朝陽與空上人宿華嚴寺對月陳羽鑑湖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錦樓望月皆在中秋則是杜子美已後班班形于篇什杜子想已然也第以賦詠不著見于世耳江左如梁元帝江上望月朱超舟中望月庾肩吾望月而其子信亦有舟中望月唐太宗遠城望月雖各有詩而皆非爲中秋宴賞而作也然則

說郭卷四十一

十九

蘇軾

既月盛于中秋其在開元以後乎今則不問華夷所在則然矣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穎川以其間所紀述有未欲廣者因藉刪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難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帙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蓋未嘗出之于世至今其子孫猶謹守之

後耳目志

卷一

東坡平日詩學劉夢得字學徐季海晚年妙處乃不減李杜顏楊先生曾之師也嘗稱曾子固謝曆日表云臣幸備維藩預聞告朔去親方遠已經歲月之新許國維堅更歎功名之晚以爲妙處全在晚字

先生嘗愛東坡過海謝表云臣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而獨來蕭然出四六畦町之外

先生云東坡作溫公神道碑末用北齊神武皇帝號蓋指高歡也歎道神武皇帝欲以比神宗故不書其名而引其諡此亦文章之關鍵

紹興四年陳東歐陽澈贈官制王居正所作也先生嘗稱誦之其詞曰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以謂良臣身受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惟爾東澈其始將有意于忠臣乎抑緣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爲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得已不失爲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歎而不能自己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榮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享朕茲意

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世以爲劉高尚道人語或云乃唐人語也荆公謂歐公之文如決積水于千仞之溪其清駛孰能禦之

說郭卷四十一

二十

蘇軾

李端叔評東坡之文長江秋聲千里一道滔滔滾滾到海無盡其如風雷電電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暫雄忽壯出入後先聳一時之壯觀極天地之變化王履道評東坡書云世學公書者衆矣劍拔弩張驥奔視快則不能無至于尺牘押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嚴不軟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既雨之霖森疏掩斂燿燿如從月之星紆徐宛轉纒纒如繁縟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二公之論頗得其妙然端叔之論更當以初寮之語終之乃無餘憾老子高于列子列子高于莊子老子之文簡古列子之文和緩莊子之文豪放

先生云司馬遷五帝本紀學春秋

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屋忌好作四忌銘以致吾老飯信粗旅信奴病信老遠信書惟儉可以勝奢惟朴可以勝華

說郭卷第四十二

山水純全集 五卷

宋韓拙撰

夫畫者肇自伏羲氏畫卦象之後以通天地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嗣于黃帝時有史皇倉頡生焉史皇狀魚龍龜鳥之迹蒼頡因而爲字相繼更始而圖畫興焉矣書本畫也畫先而書次之傳曰書者成造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合同功四時並運法于天然非由述作其書畫同體而未分故知文能序其事不能載其狀有書無以見其形有畫不能見其言存形莫善於畫載言莫善於書故知書畫異名其揆一也古云畫者聖也蓋以窮天地之至奧顯日月之昭輝揮纖毫之筆則萬類由心展方寸之能則千里在掌豈不爲筆補造化者哉自古逮今名賢上士雅好之者畫也然精于繪事者多矣愚世業儒縉名薄宦賦性疏野惟志所適切慕于畫求前賢之模範究古人之精粕自幼嗜好留心于此至今白首尙且學學無倦惟愚學之淺短自爲成癖爾乃夙賦其性邪唐右丞王維文章冠世畫絕古今嘗自題云當世終詞客前身應畫師誠哉是言也且夫畫山水之術其格清淡其理幽奧至于千變萬化四時景物風雲氣候悉資筆墨而窮極幽妙者若非博學廣論焉得精通妙用歟故有寡學之士兀兀之徒忽略此道者多矣其學問廣博之流惟恐淺陋疏略也彼孜孜汲汲與利名交戰者與吾道殊途耳此安足與言之哉愚習山水人物已爲歲久所得山水之趣粗以爲法誠不敢爲卓絕之論雖言無麗藻亦使好學之士頓然開悟分爲十論各隨品目以附于後宣和辛丑歲季夏八日琴堂韓拙全翁序

論山

純全集卷第一

凡畫山言丈尺寸分者王右承之法則也山者有主客尊卑之序陰陽逆順之儀其山布置各有形體亦各有名習乎山水之士好學之流切要知之也主者乃崇山中高而大者是也有雄氣而敦厚旁有輔峯簇圍者嶽也大者尊也小者卑也大小同早朝接于主者順也不如此者逆也客者其山不相干而過也分陰陽者用墨取濃淡也問深爲陰凸而爲陽山有高低大小之序以近次遠至于廣極者也洪谷子云尖者曰峯平者曰陵岡者曰巒相連者曰嶺有穴曰岫峻壁曰岩岩下有穴曰岩穴也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孤曰岑銳山曰嶠高峻而纖者嶠也卑而小尖者岵也山小而孤衆山歸蓋者名曰羅圍也言巖陟者山三重也兩山相重者謂之再成映也一山爲岬小山曰岵大山曰岵岵謂高而過也言屬山者相連屬也言嶧山者連而絡繹也俗曰絡繹者羣山連綴而過也言獨者孤而只一山是也山岡者其山長而有脊也翠微

說郭卷四十二

二

前 芬 樓

者近山傍坡也言山頂家者山顛也岩者有洞穴是也有水曰洞無水曰府言山堂者山形如堂室也言障者山形如幃帳也小山別大山別者鮮不相連也言絕徑者連山斷絕也言崖者左右有崖夾山是也言巔者多小石也多石者羣平石者盤石也多艸木者謂之帖無艸木者謂之瑤石載土謂之崔嵬石上有土也土載石謂之組土上有石也言阜者土山也小雅曰阜平原曰坡坡高曰隴岡嶺相連掩映林泉漸分遠近也言谷者通人曰谷不通人曰壑窮澗者無所通而與水注者川也兩山夾水曰澗陵夾水曰溪溪者踐也有水也宜畫盤曲掩映斷續伏而後見也山亦有四方體貌景物各異東山敦厚而廣博景質而木多西山川峽而峻拔高聳而險峻南山低小而水多江湖景秀而華麗北山闊坦而多阜林木氣重而水窄東山宜畫村落耕鋤旅店山居官行旅之類西山宜畫關城棧道羅網高閣觀宇之類北山宜用盤車

駱駝樵人背負之類南山宜畫江鄉魚市水村山郭之類但加之稻田漁樂無用駱駝也亦不用盤車也要知南北之風土不同耳故深宜分別山有四時之色春山豔冶夏山蒼翠秋山明淨冬山慘淡此四時之氣象也郭氏云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上背後有淡山者謂之高遠自前山而窺後山者謂之深遠自近山至遠山謂之平遠愚又論三遠者有山根邊岸水波直望而遙謂之闊遠有野霞暝淡野水隔而彷彿不見者謂之迷遠景物至絕而微茫縹緲者謂之幽遠以上山之名狀當備畫文理詩意用之兼候博古君子之問若問而無以對此無知之士也不可不知或詩句中以此山名雖有其名而不知其山之體狀者安可措手而製之凡畫全景山者重疊覆壓咫尺重深以近次遠或以下層疊分布相輔以卑次尊各有順序又不可太實仍要風霧鎖映林木遮藏不可露體如人無衣乃窮山也且山者以林木爲衣裳以艸木爲

說郭卷四十二

三

前 芬 樓

毛髮以烟霞爲神采以景物爲妝飾以水源爲脈以風霧爲氣象畫若不求古法不寫真山惟務俗變采合虛浮妄自爲超古越今心以目蔽變是爲非此乃懵然不知山水格要之士也雖可與言之嗟乎今人是少非多忘古徇今方爲名利之誘奪博古好學者鮮矣倘或有得其堂奧者誠可與論也彼笑古傲今侮慢宿學之士曷足以言此哉

論水

中凡水可用以觀山水

夫水有緩急淺深此爲大體也山上有水曰況于溪曰澗山下有水曰澗曰溪曰澗澗有水曰澗澗澗而漱石者謂之湧泉山石間有水澤潏潏而仰湧者謂之噴泉言瀑布者巔崖峻壁之間一水飛出如練千尺懸流于萬仞之下有驚濤怒浪湧騰澎湃噴濺漂流雖冠冕魚鱗皆不能容也言瀉瀑者山間積水欲流而石隔嶺中猛下其片浪如浪有石迎激方圓曲折交流會合用筆輕重自分

淺深盈滿而散漫也言深者激流攢衝鳴湍疊瀾噴若雷風四面
叢流謂之深也言派水者不用分開一片注下與瀑布頗異亦宜
分別夫海水者風波浩蕩巨浪翻卷山水中少川也有兩邊峭壁
萬仞不可通途中有湍急漂流如箭舟船不可停者硤水耳無急
于此也言江湖者洞庭之廣大也言水源者平出之流水也其水
混混不絕故孟子所謂不舍晝夜者是也惟溪水者山水中用之
多矣宜盤曲掩映斷續伏而復見以遠至近仍宜用烟霞隱鎖爲
佳王右丞云路欲斷而不斷水欲流而不流此之謂歟夫沙磧者
水心通流水流兩邊急而有聲中有灘也夫石磧者輔岸絕流水
流兩邊迴還有紋中有石也言繁者有岸而無水也然水有四時
之色隨四時之氣春水微碧夏水微綠秋水微清冬水微慘又有
沙汀洲渚皆水中可居人而景所集也至于魚雁雁之類畫之
者當自取才調况水爲山之血脉凡畫山水故宜天高地闊爲佳

說郭卷四十二

四

論林木

論林木

凡林木有四時榮枯大小叢薄咫尺重深以遠次近故林木要看
若逸健硬筆跡堅重或質或麗以筆蹟欲斷而復續也且或輕或
重本在乎用筆高低筆淡悉由于用墨此乃畫林木之要格也洪
谷子曰筆有四勢者筋皮骨肉也筆絕而不斷謂之筋纏綿隨骨
謂之皮筆削堅正而露節謂之骨起伏圓混而肥謂之肉凡畫宜
骨肉相輔也肉多者肥而軟潤也柔媚者無骨也骨多者剛而如
折也勁死者無肉也跡斷者無筋也墨大而質朴者失其真氣墨
微怯弱者敗其真形其木要停勻而有勢不可太長太長者無勢
力不可太短太短者差濁也木皆有形勢而取其力無勢而亂作
盤曲者乏其勢也若只取剛硬而無環轉者虧其生意也若筆細

墨微者怯弱也大凡取其合宜用度之也木貴虬健老硬其形勢
甚多或蒼而拔逸者或屈折而俯仰者或躬身而若揖者或如醉
人而狂舞者或如披頭仗劍者皆松也或如怒龍驚虬之勢騰龍
伏虎之形似狂怪而飄逸似假寐而躬身或離披倒趣如飲于水
中或巖崖峻峻倒崖而身覆下者爲松之儀其勢萬狀變態莫測
凡畫松者臨崖倒起之木其根起伏出拔土外狂而且迸也其平
立之木當以大根深入崖中惟傍近小根方宜出土也凡作枯槎
槁木要覷嵌空耳且松者若公侯也爲衆木之長亭亭氣槩高上
盤于空勢逼霄漢枝挺而復掛下覆凡木以貴待賤如君子之德
和而不同荆浩曰成材者氣槩有餘不材者抱節自屈有假蓋而
枝盤頭低而腰亞者爲異松也皮老蒼鱗枝枯葉少者爲古松也
訣云松不離于兄弟謂高低相亞松亦有子孫謂新枝相續唯蟠
松其梢凌空而皆出其枝交結而蔭重也且柏者若侯伯也訣曰

說郭卷四十二

五

論林木

柏不叢生要老逸舒暢皮宜轉紐榘節有文多枝少葉其節嵌空
勢若蛟虬身去而復回狀迷縱橫乃古柏之狀惟蟠柏者葉密枝
挺梢氣簪拔也檜者松身柏葉會于松柏故名曰檜其枝放肆而
盤曲其葉聚散而無定乃古檜之體也其餘種種羣木難以具述
惟檜梧槐柳儀形各異大槩有葉之木貴在豐茂而陰鬱至于寒
林者止務森聳重深分布而不雜宜作枯梢老槎背後當用淺墨
軟梢之木相伴和爲之故得幽韻而氣清林疎不用明白尤宜烟
嵐映帶誠爲李成熙中深得其妙用者哉繁元帝云木有四時
春英夏陰秋毛冬骨春英者葉細而花繁也夏陰者葉密而茂盛
也秋毛者葉疏而飄零也多骨者葉枯而枝槁也其有林樹者山
岩石上有密木也林鬱者山脚下有林木也林迥者遠林烟曠也
遠木者取其大要而不可狂斜倒起隱隱直立辨其形質可一一
分明也又云質者形質備也雖木取其大綱用墨點成淡淺相等

林木者山之衣也如人之衣妝使山無儀盛之貌故貴密木茂林有華盛之表也木少者謂之露骨如人衣少也若作一窠一石務要簡耳

論石

夫畫石貴要磊落雄壯蒼硬頑澀參差面層疊厚薄覆壓重深落筆堅實堆疊凹凸深淺之形皴拂陰陽點勻高下乃為破墨之功也言盤石者大石也然石之狀不一或層疊而秀潤或崔嵬而顛險有若石嵯峨者有怪石崩坼者或直插入水而深不可測者或根石浸水面脚石相輔者碎屹嶙峋千怪萬狀縱橫放逸其體無定而又皴拂多端也有披麻皴者有點皴者爾雅云謂木皮申錯也有斫磔皴者或橫皴者或勻而連水皴者一點一畫各有古今體法存焉昔人云石無十步真山有千里遠况石為山之體貴其潤澤而不貴枯燥也畫之者不可失此

純全集卷第三

說郭卷四十一

六

論雲

論雲霞烟霧嵐光風雨雪

夫通山川之氣以雲為總也雲出于深谷納于岫穴掩日蔽空勃然無所拘也升之晴霽則顯四時之氣散之陰晦則達其四時之象故春雲如白鶴其體閑逸融和而舒暢也夏雲如奇峯其勢陰鬱濃澱而無定也秋雲如輕浪飄零或若飛羅之狀廓靜而清明也多雲如潑墨慘弱示其玄冥之色昏寒深重此時雲四時之象也故春陰則雲氣淡蕩夏陰則雲氣玄黑秋陰則雲氣輕浮多陰則雲氣黯淡此陰雲四時之象也然雲之體合散不一焉輕而為烟重而為霧浮而為氤散而為氣其有山嵐之氣烟之輕者雲掩而霞舒烟者氣之所聚也凡畫者分氣候別雲烟為先山水中所用者霞不重以丹青雲不施以彩繪恐失風光野色自然之氣也且雲者有出谷有游雲有寒雲有暮雲有朝雲雲之次為霧有曉

霧有遠霧有寒霧霧之次為烟有晨烟有暮烟有輕烟烟之次為雲有江霧有莫霧有遠霧雲烟霧之外又言其設者東隱曰明霞又曰朝霞西照曰莫霞乃早晚一時之暈彩也不可多用凡雲霧烟之氣為嵐光山色遍岑遠樹之彩也善繪于此者則得四時之真氣造化之妙理故不可逆其風光而當順其物理也風雖無跡而草木衣帶之形雲頭雨脚之勢無少逆也逆之則失其大要矣繼而雨雪之際時雖不同然雨有急雨有驟雨有夜雨有欲雨有兩霽雪者有風雪有江雪有夜雪有春雪有暮雪有欲雪有霽雪凡風雨雪之意皆本于雪色之輕重類于風勢之緩急想其時候方可落筆大槩以雲別雨雪之意則宜暗而不宜顯也又如爾雅所云天氣下而地不應曰雪言昧物而輕也地氣發而天不應曰霧言暝物而重也風而雲為曉風而雨為霾言無分遠近也陰風重而為噎言無分于山林也此皆不時之氣非雲之所該也

說郭卷四十一

七

論雲

至于魚龍神莽之象呂氏之言其明鸞翔鳳翥之形陸機之論深得然在畫者窮天地之奧掃風雲之候曷可不深究焉

論人物橋杓關城寺觀山居舟車四時之景

凡畫人物不可徒俗所貴純雅而幽閑其有隱居傲逸之士與村夫農者漁父牧豎等輩體狀不同竊觀古之山水中人物優容閑雅無有粗惡者近世所作往往粗俗不諳殊失古人之態言橋杓者通紅曰橋不通紅曰杓杓以橫木渡于溪澗之上但使人跡可通也關者在乎山峽之間只一路可通無旁岐小峽方可用關也城者雉堞相映樓屋相望須當映帶于山峴林木之間不可一出露恐類于圖經山水中所用惟古堞城可也畫僧道寺觀者宜掩抱幽谷深岩峭壁之處惟酒旂旅店方可當途村落之間而山居隱逸之士務要幽僻不同于此宜畫草庵茅舍房屋平林牛馬耕耘之類有廣水處可畫漁市漁梁捕魚採菱曬網之類言舟舡

者大曰舟小曰紅漁人所泛者曰艇隱逸高尚之士所乘者曰舫或插以簪單或拖以絲綸者漁艇也或爲木屋或爲棚帆者游舫也以小漿所搖者謂之飛航獨一木所造者謂之桐槽于山水中所宜用者惟此耳其舟紅宜游淺輕浮不可重載其餘江海巨載之舟于山水中少用也品四時景物務要明乎物理度乎人事春時可以畫人物忻悅而舒和郊游踏青翠陌千漁唱渡水歸牧耕鋤山種捕魚之類也夏可畫以人物但于山陰林壑之處或行旅憩歇水閣高亭避暑納涼翫水浮舟臨江浴潯曉汲涉水風雨過渡之類也秋畫以人物則吹簫翫月採菱浣紗漁笛搗帛夜春登高賞菊之類也冬畫以人物則圍爐飲酒慘冽游宦雪筇寒僮騾網運糧雪江渡口寒郊遊獵履冰之類也若水壁之間可兼于禽鳥者春宜畫燕雀黃鸝夏宜瀾鷗鷺鷗鷺秋宜征雁羣鷺多宜落雁寒鴉今略言其大槩耳若能法此以隨時製景任其才思則山水妝飾而無有不備者矣

說郭卷四十二

八

論筆墨格法氣韻之病

純全集卷第四

論筆墨格法氣韻之病

凡畫者筆也此乃心術索之于未兆之前得之于形儀之後默契造化與道同機握管而潛萬物揮毫而掃千里故筆以立其形體墨以別其陰陽山水悉從筆墨而成而吳道子筆勝于墨此乃畫聖賢也常謂道子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山水有墨而無筆此皆不得其全善也荆浩宋二賢之長以爲已能則全矣蓋用墨太多則失其真體損其筆而且冗濁用墨太微則氣怯而弱也過與不及皆爲病耳切要循乎規矩格法以本乎自然氣韻以全其生意得于此者備矣失于此者病矣以是推之豈可與俗士論哉凡未操筆間常先凝神若思預想目前所以意在筆先用意于內然後用格法以揮之可謂得之于心應之于手也其用筆有簡易而意

全者有巧密而精細者或取氣概而筆迹雄壯者或取順快而流暢者縱橫變化用功乎筆也然作畫之病者衆矣惟俗病最大多出于淺陋狃卑味乎格法之士動作無規亂揮取逸強務古淡而枯燥苟圖巧密而纏縛詐爲老筆本非自然此爲論筆墨格法氣韻之病耳古云用筆有三病一曰板病二曰刻病三曰結病板病者腕弱筆痴取與全虧物狀平匾不能圓渾者板也刻病者筆迹顯露用筆中凝勾畫之際安生圭角者刻也結病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事物留礙不能流暢者結也愚有一論爲之確病筆路謹細而凝拘全無變通筆墨難行類同死物狀如雕印之跡者確也

說郭卷四十二

九

論觀畫別識

爲本也華爲末也自然體也人事用也豈可失其本而逐其末忘其體而執其用乎是猶畫者惟務華媚而體法虧惟務柔細而神氣泯真俗病耳焉知守實去華之理哉若行筆或重或細或揮或勻或點或重或輕不可一一分明以布遠近取似者氣弱而無畫也其筆太粗則寡于理趣其筆太勁則絕乎氣韻一皴一點一勾一斲皆有法度若不從畫法意只寫真山不分遠近淺深乃圖經也烏得其格法氣韻者歟凡用墨不可深深則傷其體不可微微則敗其氣此皆病也勾描落筆使用墨取淡者爲之滑而無法其先皴而後淡次取陰陽淺深者真得其理又以畫之取遠景貴簡而不絕繁而不冗使觀者豁然如目窮幽曠瀟灑之趣不其神妙矣乎

論觀畫別識

瓊瑰琬琰天下皆知其爲玉也非卞氏三獻孰別荆山之姿而爲

美驛驪騮天下皆知其爲馬也非伯樂一顧孰別冀北之駿而爲良若玉之無別安得瓊瑰琬琰之名若馬之無別豈得驛驪騮之駿別玉者卞氏耳識馬者伯樂耳天下後世亦無復加諸是猶畫山水之流于世也隱造化之情實論古今之隨興發揮天地之形容蘊藉聖賢之藝業豈賤隸俗人得以易窺其端倪蓋有不測之神思雖名之妙意寓于其間矣凡閱諸畫先看風勢氣韻次究格法高低者爲前賢家法規矩用度也倘生意純而物理順用度備而格法高固得其格者也雖有其格而家法不可掩雜者何哉且畫季成之豈用難於范寬正如字法顏柳不可以同體篆隸不可以同攻故所操不一則所用有差信乎然矣歸古論今善觀乎畫者焉可無別歟然古今山水之格皆畫也通畫法者得神全之氣攻寫法者有圖經之病亦不可以不識也以近世畫者多執好一家之學不通諸名流之迹者衆矣雖究博諸家之能精于一

說郭卷四十一

十

蘇軾

家者寡矣若此之畫則難乎神思亂乎規格難識而難別良由此也惟節明其諸家畫法乃爲精通之士論其別白之理也窮天文者然後證丘陵天地之間雖事之多有條則不紊物之衆有緒則不雜蓋各有理之所寓耳觀畫之理非融心神善緣素精通博覽者不能達是理也畫有純質而清淡者僻淺而古拙者輕清而簡妙者放肆而飄逸者野逸而生動者幽微而深邃者昏暇而意存者真率而閑雅者冗細而不亂者重厚而不濁者此皆三古之述達之名品參乎神妙各適於理者然矣畫者初觀而可及究之而妙用益深者上也有初觀不可及再觀不可及窮之而理法乖異者下矣畫譬猶君子歟顯其跡而如金石著乎行而守規矩觀之而溫厚望之而儼然易事而難說難進而易退動作週旋無不合于理者此上格之體有若是而已畫猶小人歟以浮言相習以矯行相尙近之而無取遠之則有怨苟諂媚以自合勢詐僞以相蔽

旋爲交構無有拘于理者此卑格之體有若是而已倘明其一而不明其二達于此而不達于彼非所以能別之也昔人有云畫有六要一曰氣氣者制度時用隨形運筆取象無惑二曰韻韻者隱霧立形備儀不俗三曰思思者頓挫取要擬想物宜四曰景景者制度時用搜妙創奇五曰筆筆者雖依法則運作變通不質不華如飛如動六曰墨墨者高低筆淡品別淺深文采自然似非用筆有此六法者神之又神也若六法未備但有一長亦可采覽畫有珍傳于世不自顯名者所謂以實得其名矣不期顯而自顯也畫有一時雖顯其名久則易銷者所謂譽過于實不期銷而自銷矣凡秘畫者豈可擇于名譽冠蓋但看格清意古墨妙筆精景物幽閑思遠理深氣象灑灑者爲佳其未當精絕惟實巧密者鮮鑒矣世有王晉卿者咸里之雅士也耕獵文史放肆圖畫每燕息之餘多戲小筆散之于公卿家多矣常蒙青眼左顧每圖畫必見召說

說郭卷四十一

十一

蘇軾

論乎淵奧擣其名實偶一日于賜書堂東掛李成西掛范寬先觀李公之迹云李氏畫法墨潤而筆精烟嵐輕勃如對面千里秀氣可掬次觀范氏之作又云如面前真山峯巒渾壯雄逸筆力老健此二畫乃一文一武耶愚嘗思其言由賞鑒而通于骨髓其格法之要切須知之方能定優劣明是非可謂精通善鑒者畫若不遇于識鑒者如呶行于途無分善惡也悲夫今有名卿士大夫之畫自得優游閒適之餘握管濡毫落筆有意多求簡易而取清逸出于自然之性無一點俗氣以世之格法在所勿識也古之名流士大夫皆從格法南唐以來李成郭熙范寬燕公穆宋復古李伯時王晉卿亦然信能悉之于此乎

論古今學者

天之所賦于我者性也性之所貴于人者學也性有顯蒙明敏之異學有日益無窮之功故能因其性之所悟求其學之所資未有